

紫琅
诗会

那些爱情

◎路志彦

请忘了我的名字
我们未曾接吻 没有拥抱 甚至
没有在这些午后邂逅
我没有姓名 在时间的河流里

请忘了那些故事
他没能爱上她 没有流血的心
脏和
那些不值一提的诗句
墙角没有玫瑰 她未在午夜落泪

请忘了所谓爱情
他们没能化蝶 没有鹊桥相会
只有汗水没有泪水 荷尔蒙燃
尽后
喜鹊已经麻木 蝶在耻骨处陶醉

请忘了这个世界
他们在红尘中跋涉 你在菩提
树下装睡

点开微信

◎毛文文

点开微信,我就惊讶着
地球,身影,孤独者醒来
相册里微笑,有没有和剧情交织
短信,视频,和折磨者一样
没有谁是安静的

一个词或一行数字蹦出来
轻轻落入我的手中
像一把钥匙。有一扇门
打开后也没进去。窗户招引
它抹去了脚印,带来比门
更多的门槛和台阶

屏幕,多么干净,如蓝天
贴上了星星、月亮和太阳的保护膜
途经的风霜雨雪,飘摇在内存里
而病毒,是灵魂的一次脱离
日常的一次死机
对世人的提醒如此迅猛
重启,又见孤独者站立的身影

一只青蛙的爱

◎水西

早春,小蝌蚪是一粒
田野游动的种子
在沟渠溪流里发芽
一只蛙的幼年,就有泥土味
撑开四肢,似飞翔
单眼透明,定格眼前
容易把一些看扁的人看扁
肚皮的白始终在表白
热爱,肤色才有庄稼的绿

夏日田间合唱队的带头大哥
为了丰收,擂起战鼓
捕杀蝼蛄,飞蛾,蝗虫
跟随农民劳动
一只青蛙,跳跃的爱
在谷穗上摇曳,是田野一粒粒
滚动在仓储的蛙鸣



蓝色的梦

◎王尚

圣堂华食

◎苏枕书

嘉庐君:

此刻窗外正下着大雨,远山蒙蒙,仿佛梅雨天。近来,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新公开了许多资料,常常乐而忘返。偶见20世纪60年代东京书籍文物流通会办的杂志《中国菜》,从1960年到1967年,共出了七期。主创者原三七1904年生人,193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硕士专业,后为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研究员,1940年后担任伪北大讲师。与田中庆太郎、长泽规矩也、桥川时雄、今西春秋、郑振铎、孙楷第、傅惜华、傅芸子等人皆有交游。日本战败后,原三七暂留北平,担任世界科学社研究员。他对旧书生意很感兴趣,曾借东城椿树胡同二号的旧满铁北京公所事务所场地,开办书籍书画古董展销会,成立书籍文物流通会。

1948年,原三七回到东京,在汤岛圣堂重开书籍文物流通会,经营书籍古董生意,也出版中国学相关的书籍与中文教材。担任秘书的是他伪北大时代的学生中山时子,比他早两年从北京回来,入学东大文学部中国文学科。当时不少研究者没有居所,借住在圣堂空屋,中山时子常为大家做些家常便饭,她从小在北京生活,做的自然是中国

菜。很快,圣堂的中国料理出了名,很多人都过来吃。原三七和中山认为,要了解中国文化,就得了解中国饮食,因此书籍文物流通会也开始主办中国料理讲习会和试吃会。后来,业务范围扩大,从宴会料理到上门做菜,应有尽有。

1960年,料理讲习集会成立,杂志《中国菜》就是那时出版。原三七在创刊词中说:“若打着我专业‘中国文学’的旗号,担心没法儿做长,所以想要做一本中国菜专门杂志,当然也会稍稍越过‘中国料理’的范围,发表一点关于中国学术文艺风俗习惯的学问随笔。”杂志做得很漂亮,请到了石田干之助、铃木虎雄、长泽规矩也、竹内好、盐谷温、桥川时雄、篠田统、奥野信太郎等学者作家撰稿。每期还会请中国厨师介绍一些正宗中国菜谱。第二期请到胡适为封面题词,引用《中庸》孔子所云“人莫不饮食也,鲜能知味也”。1960年10月19日至22日,胡适从美国回台,途经东京,访问汤岛圣堂,与斯文会诸学者交流,题词所署日期为10月20日。

这些学者随笔都很好看,比如竹内好的《生活与文学》说,“不知民众生活,则无法进行文学研究。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,都必须用一切

手段,努力了解生活。又或者说,这才是文学研究最大的目的之所在”。又如长泽规矩也《三十年前的回忆》说,“战后东京有很多漂亮的日本菜馆,但那些都是日本化或美国化了的菜馆,并非我喜爱的中国餐馆”,“流通会的中国菜,也年年趋于洋化。但若专门跟流通会提要求,也能做出不那么西化的中国菜,还有家常菜。价格也便宜,虽不是正式的餐馆,却比其他餐馆更有味道,真是很喜欢”。

杂志所附的广告也有意思,比如酸梅汤,广告词是“中国宫廷传统美容保健饮料”。又如书籍文物流通会服饰研究部的广告,画一旗袍美人,“穿中国服装,飒爽今夏”——做旗袍也是流通会的业务。

原三七去世后,《中国菜》遂停刊,汤岛圣堂美味的中国菜也成为传说。流通会培养出来的厨师多活跃于关东地区,关西似乎没怎么听说过。中日建交后,一代代新移民不断刷新中华料理的概念,直至今日。我家附近有一间叫盛华亭的“北京料理”,在京都很有名气,厨师是日本人,正是日本本土的中华料理风格。偶尔去吃,我和从周都喜欢。

松如
清和月十一

视角

◎汤凯燕

“偶尔游客多的时候,黄茜也因惑于他们的一惊一乍,尤其那些举起单反相机的人,感觉他们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,拍台阶,拍昙花,拍猫狗,黄茜可以长久地坐在木板凳上,一动不动地看着手机,谁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。”

读书看到此段,泛起奇异的感受。我大概就是黄茜视角下拿着相机东拍西拍,对着一只猫一只狗一只麻雀一根草都会大惊小怪的游客。有时会偷拍古镇人,拉独轮车的,理发的,卖烟的,越陈旧越古老的越有沟壑的,在我眼里都是好风景。

其实我也是黄茜他们的风景。外乡人涌入古镇,古镇人起初欣喜地观看,后来看腻了,便懒洋洋地继续干他们的活计,只在做生意的时候微微心动一下。我们打量他们,他们已经不屑于打量我们了。因为游客都一样,没什么区别,同样的道具,同样狩猎的眼神,同样大惊小怪的举止。

事实上,我们与黄茜也没什么区别。旅行归来,回到熟悉的日常,每天穿梭在同一条马路,做着重复的活计,眼神疲惫,目光涣散,看不到路边最美的树、几步外最美的

花、不远处波光闪闪的河、河岸上的袅娜柳丝、河面上优美飞翔的白鹭。

读书时我进入成为黄茜,坐在古镇慵懒的阳光里,埋首于手机短视频,路过的一只只脚、相机咔嚓咔嚓的声音都无法惊动我。偶尔抬起头,看到游客“我”半蹲在不远处,对着敞着肚皮晒太阳的大黄狗各种角度拍照。我嘴角一牵,心说:“真是吃饱了撑的。”接着无精打采地将视线移开。

从别人的视角看到自己,自别人的遭遇观照自己的人生,读书实际读到的仍是自己。

心窗
片羽